



贵州省第三次艺术会演作品选

红旗女子商店

(文 琴 戏)

贵州省第三次艺术会演大会编

貴州人民出版社

红旗女子商店

（长篇小说）

作者：曹雪芹 著 曹雪芹 著

红旗出版社出版

貴州省第三次艺术会演作品选

红旗女子商店

(文 琴 戏)

貴州省第三次艺术会演大会編



貴州人民出版社

1959年12月·貴陽

貴州省第三次艺术会演大会作品选

紅 旗 女 子 商 店

(文 琴 编)

貴州省第三次艺术会演大会編

*

貴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貴阳市延安中路3号)

(貴州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

貴州省新华書店发行 各地新华書店經售

貴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張：2 $\frac{1}{2}$ 插頁：2 字數：37,4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150冊

前 言

貴州省第三次艺术会演大会，在党的亲切关怀、指导下，于今年四月在贵阳举行。大会演出的节目，热情地歌颂了大跃进以来，我省工农业建设飞速的发展，生动地表现了我省各族人民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的英雄面貌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迅速成长，同时，通过这些节目的演出，涌现了许多优秀艺术团体和工农业业余作者、演员，检阅了几年来我省艺术创作的巨大成就。

这次大会演出的节目，内容极其丰富，表演形式多种多样，我们从中选择了部分优秀节目，按艺术形式分册编辑出版。这些作品大都具有我省民族民间艺术的风格与特点，可供各地专业、业余艺术团体演出和研究之用。

貴州省第三次艺术会演大会

1959年11月·贵阳

目 录

前 言

媒 妆..... (1)

红旗女子商店..... (31)

嫁 妝

(文藝劇)

黔西文藝劇團演出

黔西文藝劇團改編

地 点：黔西县某农村。

时 間：一九五八年秋时节。

人 物：周玉珍，銀祥妻，四十岁。

赵小芬，銀祥女，共青团員，二十岁。

赵銀祥，农民，四十多岁。

周玉珍：（上，念引）女儿真能干，赛过花木兰！

（念詩）从前日子惨悽悽，

如今生活甜蜜蜜，

一家三口两模范，

大門之上插紅旗。

我叫周玉珍，丈夫赵銀祥，单生一女名叫小芬，今年二十岁。她爱上高坡脚黄长林的儿子黄小年。小年为人忠厚勤快，我二老很是滿意。过几天小芬就要出閣了，前几天我和她爹鬧了几次，到今天了，一点嫁妝都沒有准备，为父母的，难道就叫她这样嫁过去嗎？提起来，真叫人着急啊！

（唱二板）眼看小芬喜期近，

沒有嫁妝急煞人，

信用社存款二百整，

取出錢来做不贏。

銀祥整天把队領，

生产积极是标兵，

样样事情他都行，

只是这，女儿出嫁不关心。

（赵小芬背着斗笠，挽着褲脚，好象剛由田中栽秧回来的样子。）

赵小芬：（唱三板）春风吹来百花香，

大田大垌栽秧忙，

千年常规变了样，

妇女能栽新式秧。

媽，你在做鞋？

周玉珍：还不是为你。

赵小芬：呀！媽，你……

周玉珍：小芬，你家爹呢？

赵小芬：他們还在田坎上开会。

周玉珍：哪样会这样要紧囉！两天都沒有落屋了，今天栽完秧就該早回来嘛。

赵小芬：就是为栽秧子的事才开会嘍！

周玉珍：缺肥料嗎？

赵小芬：不是。

周玉珍：缺秧子嗎？

赵小芬：也不是。（激动地）哎呀，媽呀！（唱三板）

爹带的那一队今天輸了，

不服气明天还要把战挑，

明日里这场竞赛真熱鬧，

請媽媽前去瞧一瞧。

周玉珍：老娘不得这个閑心。

赵小芬：媽，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們姑娘些？

周玉珍：（唱前腔）一回来就夸你們样样好；

你怎知媽媽我在心焦。

赵小芬：媽，你焦哪样嘛？

周玉珍：哼，你呀！这样大的姑娘，还一点不懂事。

赵小芬：这田头、土头，哪样我不晓得做，还叫不懂事？

周玉珍：我說的不是这个。

赵小芬：是哪样呢？

周玉珍：（唱前腔）前几天遇見了亲家母，

贊不絕口把儿夸，

盼儿早早准备好，

单等十三去成家。

赵小芬：媽，你一开口就說这个。

周玉珍：小芬呀！（唱三板）

休怪为娘又提起，

下月就是你的喜期，

一样嫁妝未准备，

你叫为娘急不急！

赵小芬：媽，你看你，一点小事，急成这样！

周玉珍：哟，这还是小事！？（唱前腔）

終身大事非儿戏，

一生只有这一回，

女儿出嫁备奩礼，

前人規矩后人袭。

赵小芬：（接唱）一天的活路这样忙，

那有閑心来想这些！

周玉珍：（接唱）你不想来娘要想，

要給你縫几套新嫁衣。

赵小芬：（接唱）又道是好儿不吃分家飯，

好女不穿嫁奩衣。

周玉珍：（接唱）一开腔你就与娘扳道理，

娘為你出主意為何不依：

趙小芬：（接唱）不是女兒無主意，
是你腦筋有問題！

周玉珍：（接唱）你說此話把娘氣，
老娘哪點有問題？

趙小芬：呀！（接唱，轉二板）
一句話兒不留意，
反惹媽媽生了疑；
新舊社會比一比，
勸她休要再着急。

媽呀！

想從前，披襟挂絡難遮體，
難道說，你就忘了這一些！

周玉珍：（接唱）舊社會苦處怎忘記，
一身瘡疤才痊愈；
三十夜不得年飯米，
如今窮苦永別離。

趙小芬：媽，你記得這些就好。

周玉珍：小芬，我是怕人家說：哎呀，你看！趙家枉自是個余糧戶，一個獨姑娘出嫁，一點陪奩都不得。
這不是笑你，是笑你爹娘把錢太看眼里。

趙小芬：黨委号召苦戰三年，勤儉持家，要笑由他們去笑吧。

周玉珍：是嘛，你硬要驢，二天讓你光溜溜的嫁過去。

趙小芬：那麼，媽，你怎樣打算呢？

周玉珍：前幾天賣豬的那五十塊錢，媽還給你揣着的，再到信用社取百多塊錢，拿進城去辦些東西來，請他十來桌酒席，熱熱鬧鬧的辦個大喜事，才不枉自為娘養你一場。

趙小芬：媽，你想錯了。這樣做，我還要不要在社裡頭工作？花這樣多錢辦喜事，等人家說：喲，趙小芬，你這個共青團員就是這樣帶頭的嗎！

周玉珍：兒哪，你說的這些我都曉得，不陪盜你，人家黃家那面……

趙小芬：人家那面是懂道理的，不會有意見。

周玉珍：為娘的心，又怎樣過得去啊！

趙小芬：媽呀！（唱二板）

四月里，遍坡花開紅艷艷，
兒的心，比花還要紅十分，
非是兒，不順娘的意，
兒出嫁，現成衣服穿一身。

周玉珍：（接唱）現成衣多的是講它做甚，
說半天偏不聽枉娘操心！

趙小芬：（接唱）听爹說他早就有了準備，
勸媽媽不必再為兒操心。

周玉珍：你爹幾天都沒有落屋嘍，他的話只有你肯信！

赵小芬：（接唱）我家爹从来说話有定准，
沒有一次騙过人。

周玉珍：我不听！

赵小芬：（接唱，轉三板）

忽然一事涌上心，
透露点心腹事安慰娘亲。

媽媽呀！

嫁妝事儿自己早有准备，
賽过那金花銀朵爱死人！

周玉珍：是哪样：你快說。

赵小芬：（接唱）这件嫁妝最宝贵，
保証人人說它新。

周玉珍：究竟是哪样？

赵小芬：你猜。

周玉珍：猜不起你的。

赵小芬：（接唱）上绣着党的話千言万語，
还绣着总路綫一盞明灯，
党的話指引我勇往前进，
总路綫鼓舞我上游力爭。

周玉珍：說得希奇古怪，定是扯白道謊。

赵小芬：句句真情。

周玉珍：你不要騙我嘍，安心气死我不是！

赵小芬：你实在爱气，我也沒有办法。

周玉珍：噫！小芬，你硬把老娘的一番好心看成牛肝馬肺了！（接唱）

老娘不管就不管，

过后可不許把閑言生！（气下）

赵小芬：（追喊）媽！媽！

（赵銀祥手持烟竿、滿面笑容上）

赵銀祥：（接唱）开完會議回家轉，

明日竞赛比輪贏。（进屋）

小芬！

赵小芬：爹！你回来啦？

赵銀祥：（笑）哈哈！

赵小芬：看你笑得嘴都閉不攏，你們的会开得怎样了？

赵銀祥：呵！小芬，今天这个面子，硬拿給你們这群姑娘些抓去了。初下田，沒有把你們看上眼，大家說：下黑才見功夫，誰知量大失荊州，落了你們的后嘸！

赵小芬：爹，你們敢应战嗎？

赵銀祥：給你說，“天亮才見馬牙霜”。今天会上大家都作了檢討，决心力爭上游，明天不超过你們，就再不当“老手”！

（周玉珍嚕嚕上）

周玉珍：“老手”、“老手”！好大的仙风把你吹回来了，真是希駕嘯！

赵銀群：你去問問，这几天哪个社干回家啦！

周玉珍：我来問你，今天初几？

赵銀群：初九嘛。

周玉珍：初九过后呢？

赵銀群：初九过了是初十啊。

周玉珍：隔十三沒有几天了？泥巴塞倒你的心嚟吧，眼前摆着一桩大事，你还糊里糊塗的！

赵銀群：我知道，挑战书上写得明白，后天就要完成栽秧任务，这个都会忘了，那还了得。

周玉珍：我說的不是这个。

赵銀群：是哪样呢？

周玉珍：过两天姑娘要出閣了，一点嫁妝都不得，我看你耻她光溜溜的去？！

赵小芬：媽，現在是要比革命干劲，又不是比嫁妝，比闊气，你少操点心吧！

赵銀群：对嚟，还是女儿懂事。

周玉珍：一毛不拔的老东西，你女儿还怕不懂事，这回合你的心嚟吧！

赵銀群：我父女到是合了心的。

赵小芬：就是媽媽的想法不同。

赵銀群：小芬，人和人不同，花有几样紅嚟嘛！

周玉珍：噫！你两父女异口同声說我思想不对头，我沒有卖余粮嗎？我入社沒有投資嗎？再說給社里喂牛

喂猪，哪样我不做，只是你们争上游，难道我是走下游的：真是气人！

赵银祥：做活路你倒得行，可是不好的思想要改正才好。

周玉珍：姑娘要出嫁，办点嫁妆，是古规常理嘛，难道还犯了法！

赵银祥：不是犯法，是鋪张浪费！（唱三板）

千年老路变方向，
增产节约不可忘，
勤俭持家最要紧，
喜事不可来鋪张。

周玉珍：（接唱）出嫁理当办嫁妆，
亏待女儿休要做爹娘。

赵银祥：（接唱）你说此话太无理，
我哪点亏待小姑娘！

周玉珍：你对不起小芬。

赵银祥：我早有打算。

周玉珍：你的打算嘛，还不是“两个姑娘打亲家，空口說白話。”你硬对不起小芬！

赵银祥：我哪里对不起她？

周玉珍：你对不起！

赵小芬：唉，娘呀！（唱二板）

尊声爹媽休爭論，
叫声媽媽你听清，

嫁妆不办不要紧，
劳动才是幸福根。
妈妈还按老规矩，
思想里头毛病深。（转三板）
急急忙忙内房进，
几件衣服递娘亲。（递衣给娘）

周玉珍：（接唱）接过衣服看仔细，

沒有一件娘称心！（掷衣于桌）

洗过几水的旧衣服，我给你缝的，还不晓得嗎？
我要给你缝几件新的。

赵银祥：解放前你有几件？

周玉珍：嗯……（窘住，答不出）

赵小芬：（接唱）衣服多了穿不赢，
压在箱底有何用。

赵银祥：（接唱）劳动生产不容易，
当省则省才得行。

周玉珍：婚姻是大事，一生只一回，用点钱都不行，你硬
把人管死啦！

赵银祥：不管你，随你用，只要用得当。

赵小芬：媽呀，你看，衣服这样多已经够穿了。

周玉珍：还差盖的和垫的。

赵小芬：去年我进城去学习，做的铺盖、垫单还全是新的。

周玉珍：小芬，用过的不行，要取个吉利。